



玛拉和奶奶

(比)蒂娜·莫迪尔 文 (比)卡嘉·冯麦尔 图 孙远 译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

给童年插上金羽毛

中国曾经有自己的图画书，它们的故事、图画，都有过金羽毛般的美丽飞翔，翅膀滑过童年们的眼睛的时候，眼睛们都眨动出了许多的欢跃和许多天真、懵懂的感情。他们告诉过自己，告诉过父母，也许还包括老师，如果那时的幼儿园和小学，也有过这样的阅读的话。

但是这样的飞翔的“金羽毛”，后来不知怎么就几乎没有了，于是童年们就没有了这鲜艳的阅读，他们只能在白纸黑字里等候故事，白纸黑字也非常好，但是鲜艳、看得见神态的“金羽毛”才更适合童年们的趣味和愿望。童年是有自己的趣味和愿望的，图画书被人类创造出来，就是因为人类看见了这样的趣味和愿望，他们说：“哦，童年原来是这样！”

所以这些年，我们就尽力印刷了很多别的国家的图画书，还有中国台湾的图画书，因为他们都没有中断过。他们一直继续啊继续，尤其是那些在文学、艺术方面非常努力的西半球国家，他们在为儿童写书、出书的时候，用足智慧，用尽可以想到的方式。他们在为童年们写故事、涂颜色的时候，是想为自己耸起很高的峰峦的，不是只为了买面包和奶酪，更不是只为了买一幢又一幢房子。他

们的经典世界观是：有了一幢房子还要再买一幢房子做什么呢？所以他们安心地写，缓慢地画，结果就诞生出优秀了。他们好像不习惯说：“瞧，我的这个经典！”结果你会看见，他们的优秀里反而有了一些经典的闪烁，它们就被童年们一代一代地捧起来阅读，那些不是童年的成年们也兴致勃勃欣赏，他们判断出，这样有“闪烁”的优秀，是必须放在童年们的眼睛前的。于是，童年们眼睛前的“金羽毛”的飞翔就不会再消失，“金羽毛”成了童年丰富和快乐的一个大标志。

它也必须成为中国现在和以后的童年们的大标志！所以我总是会为这样的金羽毛般的书的到来，向四处发布“新闻”，叙说我的振振的理由，叙说出它们可爱的滑稽、动人的温暖、深深远远的生命道理。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热情的“金羽毛”新闻官呢，所以我想代表童年们谢谢我自己，我问童年们：“你们同意吗？”

他们说：“当然同意！同意！同意！”童年们说话喜欢连说几遍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们喜欢金羽毛！因为金羽毛漂亮！”

我知道，因为他们也想为自己的翅膀插上金羽毛。这样的话他们自己也许还说不出来，所以我为他们说出来。

现在，一根根“金羽毛”正闪烁着，飞翔在童年们非常透明的眼睛前。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
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







玛拉出生在樱桃树下的一张藤椅上。

妈妈坐在椅子上看书，那本书太好看了，好看看到妈妈一不留神，小宝宝就出生了。

就像你要小便，又想：我再憋上一小会儿。

再憋上一小会儿？小宝宝可不愿意！

玛拉没耐心再等下去了。

让我出去！现在就出去！

她又是挤，又是推，又是踹的，直到从妈妈肚子里出来。

玛拉长得飞快。

她六个月大的时候，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。从樱桃树跑向篱笆，再绕小池塘一圈，最后又跑回家。

瞧见我跑多快了吗？嗨，瞧见没？没人能跑得这么快！



又过了几个月，玛拉第一次开口说话，可她不是叫“妈妈”也不是叫“爸爸”，而是说“饼干”。玛拉总是吃不饱。

“饼干。”玛拉说。

现在就要！

说着就把一整盒饼干消灭了。







奶奶是玛拉最好的朋友，和她的孙女一样，奶奶也很没耐心，很贪吃。

每次奶奶来，就像过节一样。她们一起在花园里跑来跑去。

从樱桃树跑向篱笆，再绕小池塘一圈，最后又跑回家。

她们会把饼干都消灭干净。

这样的节日一辈子都忘不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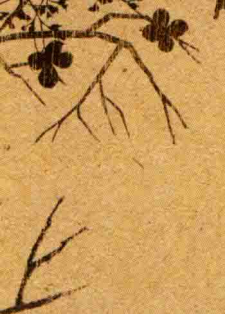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饼干！

玛拉和奶奶爬上樱桃树，冲着鸟儿大叫：

“你们就不能离樱桃远点儿吗？”

她们讲故事，吃饼干，直到被糖和饼干屑粘在了一起。





有一天，奶奶躺在地上。爷爷说，奶奶被绊倒了。

玛拉说什么也不信。

他们骗人，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
奶奶从来不会被绊倒。

既不会被橡树盘结的根绊倒，

也不会被篱笆绊倒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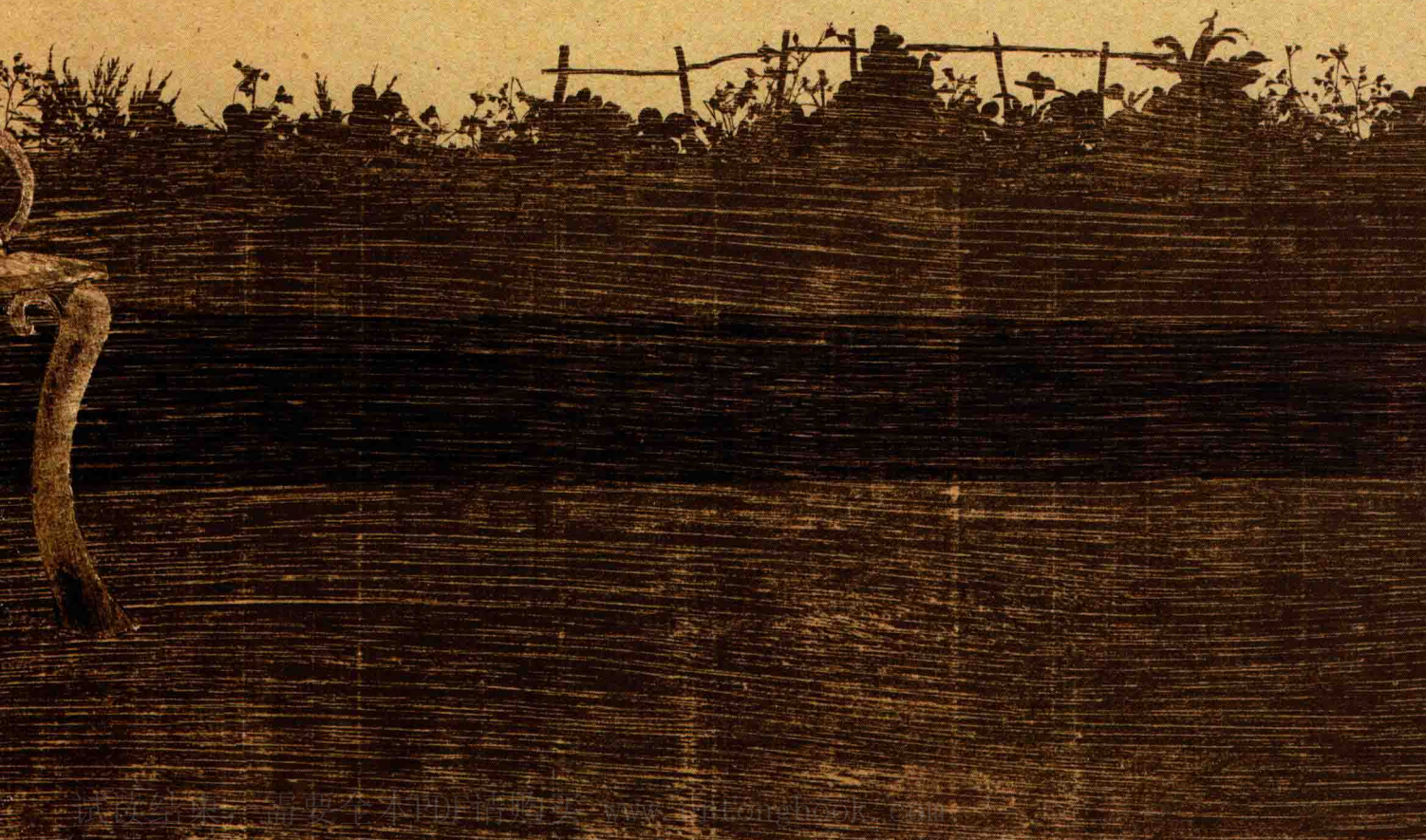
更不会被池塘边小路上的石头绊倒。

奶奶是睡着了，睡得太香醒不过来了。她不再去跑步、吃饼干、讲故事了。



“奶奶，快醒醒！快点儿！”玛拉大叫道。

可是没有用。







一天早晨，奶奶终于醒了。

玛拉在病床前跳起舞来，等奶奶开口说话，等得都不耐烦了。

奶奶可能会说，我睡得太久太香了；或者说，我都饿坏了。

可是奶奶什么也没说。

一觉醒来，奶奶把好多事儿都忘了，

忘了怎么吃饼干，怎么跑步，怎么讲故事。

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些事儿突然变得这么难？

奶奶从一张装着轮子的白床上坐了起来，床的周围还有一圈貌似篱笆的东西。

玛拉觉得奶奶好安静。





奶奶整天盯着电视。

玛拉受够了，急得直跺脚。

跺脚没用，她便冲着床上的一个轮子
狠狠地踢了几脚。

好疼啊，那又怎么样！

床晃了几下，可是什么都没变。

于是玛拉在光秃秃的墙上画起画来，
开始往床头柜上摆各种小玩意儿，
还做了一个装饼干的小盘子。



玛拉在墙上画了上千幅画，在床头柜上摆了上千个小玩意儿。

屋里一下子堆得满满的。护士气坏了。

她们抱怨道：“天哪！这可是医院。

猫进了这间屋子，都找不着自己的孩子。”

玛拉只是耸了耸肩。

她们说她们的，我做我的，我要画一艘船。

“嗖。”奶奶说。

玛拉画了一只鸡。

奶奶说：“飞扑。”她的嘴巴歪向了右边。



